象村集 十三

書牘下
題跋

象村先生集卷之三十六

書牘 二十六首

答仙源

舊臘只餘數篇矣五十之年條焉以至送往迎來歲
懍深矣忽得手書及詩其叙離索傷逝道盪於諷詠
之外不徒慰哉幽悄而已披帖諸篇若睹故人相對即
兄面目也仍念吾輩平生蹤蹟名行戴天履地兼亦
視昨而乃於末路遭此災難淪落分飛退之所云不
知老將者意竟如何吾正爲吾輩今日道也人之謂
理書冊最擇設詩讀覺新有所得近復被人譏甚名稱

封章此後行藏又將落在何處方席藁待之可謂來之欸欸者也

今年未冬而寒矣罪迹益復閉蟄田思京洛舊遊渺然若隔世事書至無得淸什且認欽之拙語尚玷左右壁間轉見兄高義所以記存者愈往而彌篤豈直等閑吟詠之相贈遺耶欽之衰謝漸不可堪兩鬢鬖鬖已作二毛人況兄之齒高於欽半紀耶承教爲之悵然屛廢之後不敢以詩句溷人而毋因賢昆季不得不破戒得無添罪人一咎過乎覽而覆甑爲幸

答鄭時晦

歲除懷想一倍伏荷專人記存足見兄相愛之意勤惓有加感拜何量仍審居閑有適不廢進修尤用贍慰愈得遞歸田雖不免憂畏讒謗而目前無別事累心近稍尋理素業又復被人噬齧方杜門竢譴每接親朋書素深以玷污爲懼而兄書再至豈兄大膽能不怖世網耶姑覆

又

自兄解襄陽符音墨益闊矣時因家兒聞兄起居狀居恒贍想不翅千里而遙豈謂兄專一介使馳書於氷江雪嶺之外耶至損機貨以副之足見高義彌篤

也欽羡來喪病不去身髮禿齒豁非復舊日也𡑞然作粥飯老僧有何進修可爲足下道者讀易之說傳者過也曩在田舍時取邵氏加倍之數粗嘗推究矣有得焉而及入峽旋復忘之假使不忘不過其作日位置爾玆乃前人套語而已惟是靜坐喚醒正先天光景爾只以桑榆已迫朝露將晞未得與兄一討爲悢悢也

答芝峯

歲暮懸念倍苦非不欲走 价候問罪蟄之人書跡往來非便秪費耿耿玆蒙委翰審日間動定差慰我

渴涸之思也新曆之惠尤感尤感五十之年已至矣少讀孔文舉書融爲始滿公 又過二之語未嘗不愴然興懷豈意吾輩遽及之同此衰境復坐離索其何如也況如僕之虎食其外者耶奉晤無階惟希珍毖不宣

答吳汝益

未得聞哀起居已易歲矣嚮往之私誠不自已忽辱專人俯賜覆帖於遐奧之地始認孝候支勝蘇慰感戢恍對隔世面目也欽奇追文罔頑拙如昔無足爲故人道者每想兄衰年在疚服禮必篤恒願走一价

修候於苫廬之下而得罪來除死喪答禮兩款外不敢以書尺向人通問故相愛如兄而亦未果破戒只剌剌介介今承別紙示諭以欽之馳情益知兄見念之勤也況於遭患之初至再枉駕而俱闕迎拜尤用驚歎也欽纔免圜徙即出江干不曾一夕留城裏平昔親朋雖或有致意者顧惟此身有如病癘唯以涂汙人爲懼來者問者一切揮去寧復以人之來不來問不問寘諸懷耶獨以兄契托之義與衆人不同而淪落之後音容杳窅使欽於其時遽塡溝壑則遂歸於死生不相問者矣以是雖不至疑慮亦不無怪訝間

逢一二友生言及之豈此言傳至兄耳耶来書分疏太悉捧腹捧腹人之相知貴相知心間訊過從一閑事耳豈容因玆瑕類於交情也顧兄休更云云也第見季世禍福換人心腸倘於頹波之中不失初服則雖千里猶一席也頃逢秋浦人回用此寄聲矣聊以告秋浦者奉告哀兄也身爲大僇未卜稅駕之所而郵吏陳露秖恃兄誼分之不偶然也無由面談向風傾泝惟哀兄諒之

又

初聞兄有海外行即附一札歸便使豚家人適傳則

足鷹在村庄矣厥後竟不見復帖豈所附書作殷洪喬耶近審塔荊伊通蓋用惘然不使自思叔去世生意頃盡大化泯泯俛仰百變生不必喜死不必悲直念清裁直氣柱摧文同而遽淪黃壤知不佞獨爲蝸鷸兪嘗又莫爲也長痛之餘於自病也幸荷聖慈官復於禮此爲幽明之感返空定於何日想兄及執紼一哭耶兄亦追六十矣萬里餘波之役若何堪也時吳方使知本唯願節宣以時事對以度不失朋舊鄉社之素也

與朴千龍

雪後江居想何撲數日前得接京信聞驪興人跣斥

吾輩措語極不測禍之重不重罪之加不加不暇論吾輩平生讀聖賢書所學何事而迺於白首又爲此等恠鬼所搆揑被之以不韙之辜耶使古之烈士當之自央久矣吾輩之碌碌偷生亦誠陋矣但未知疏入之後作如何處置爾

新春又盈十五良辰感懷尤多錦陽來示一通書條列明剴更無可贅但此事爲兄思之爛熟久矣恐不若置之度外任他齒舌也吾輩倘或賴天之靈須臾無死豈有終不暴白之理今遽以文書飛遞嶺表事未必即白而郵傳往來致疑致信之間說話滋大凡

人在厄會中靜吉作凶易之於困戒其尚口迺窮者此也李君必不久上來竢其還可令錦陽持此書面談欽亦可折簡邀之俾得開說於岡老也千萬愼處尊此白

瞻戀悠悠拜書欣慰日下消息益紛紛矣仰天吁噫而已完老獨得大臣風叔世亦有此人爲之聳歎

答趙怡叔

廢放來不敢輒寄聲於親舊誠如病癘者唯以渠污人爲懼也獨念賢同病不至相諱惡故憑便卟區區矣乃蒙左右不唯不相諱旋卽眷問於累十里外荷

意良厚益見高義不淺淺也每想左右大夫人在堂
而遭此患難有時不暇自虞而馳情靡釋也今審奉
引有慶尨用忻慰欽頑拙如昔第未卜披拜之期此
爲悵然幸州之計果有之然罪跡行藏何可取必倘
遂渡江一覩可謀所希珎衛

遠損巍牘兢認奉引有相進修益勝企慕之懷稍自
慰谿況玄珠在櫝華彩燁如輝光所燭奚啻十二乘
我載之誦咏觀興斯存第愧稱喻非類使老夫泚顙
爾蒢耄三年神思都喪加以衰疾侵尋不敢向人提
觚墨而爲是高義亦不宜虛辱聊附和以去諒之

答辛用錫

一被文罔便作世間剩物累人是懼雖平生知舊不敢先自寄聲唯區區寸赤未或小弛於左右豈意專使遠馳術問於三殘之地耶又蒙示以先大夫行錄至今欽撰出行狀碣碑文歛於先大夫遺風固素景慕而興起者其附驥聲光之末實歛所願欲也顧此罪累名編丹籍聖朝雖貸以不死歛安可自列於无辜而爲人金石顯刻耶不然歛與左右有兄弟之義其何蔓辭以讓下諒

答白善鳴

示及先君子詩集序文非不欲繕寫以上而自遭罪
戾平生著述太半亡失雖有僅存者皆在京第不知
序文遺草果得不失否也假使果不失鋪揚文苑垂
耀簡冊是何等盛事而以罪人文字付諸剞劂耶不
惟添罪人一然過於先君子立言亦豈不玷累耶伏
願諒此衷款求之別人幸甚

答李昌期

前書中若語涉禍福雖欲在遠外聞之猶胸肚悶懣數
日作惡況賤身窮自備嘗耶但當大患難非有理義以
哉之則其不失性喪情者幾希惟昔賢哲遭罹坎險

狼狽淪落者何限而考其所自處則盖不失其常願
賢勿以窮厄困頓挫其志氣隨事理遣毋至於損性
也欽去年到此只有數間屋無伸脚地夏間豚兒爲
我搆小廬栖息始定書籍亦稍稍運至若蒙天恩得
久於桑梓則欲及精力未全衰紬尋舊學庶不枉負
餘年而不知日後行藏果如此定許否爾今年秋穫
大無不能無口腹之營此又窮途一重厄運也

又

欽常恠此行之晚今果得之物議盈車聖恩曲貸竟
止於中途此則幸也第以徐老獨遠去爲歉也白首

編氓有何定力可以安之而四五年來習於患難有似善於水者視舟之覆却不至大動於中也冬間久淹江上適有南華一秩在案上時時閱覧此老恢詭之論頗有所會及到配所讀部易益知人生定分不可移易只以面前家累不能不闗情亦隨事任遣爾此地雖號僻靜而近者逐客甚多比邑皆是且四塞無通貫有無之路溪山不無可觀景以閉户爲業不過屠門之嚼反不如蘇老徘徊於合江嘉祐之間日啖荔子之樂也

答柳川

一度席嶺而東倏作隔世人萬事如夢而惟懸情不釋於同病顧惓書疏未果以尺紙相候也惠帖先之慚負慚負仍審寓況粗適浣慰曷量焉欽亦僅保坏蟄此來初無可托地姑依府民居嫌於訟路欲移僻村時未决去留矣但吾輩之患恒由外蝕不在於蔵身之不深柰何深衣兩說荷左右銘記投示尤感尤感欽與伯氏嚮往不啻而半生營役不得一造門質疑而已作古人矣今見此說益悵然也寒岡說璧完一件留之以爲閑寂中消詳之資也吾輩倘賴天之靈不死須臾得以此服相迎於田野間豈非大幸而

何敢望也呵呵

答沙溪

欽罪戾之極天譴隨酷又遭長姊之喪日月不居奄及初朞摧痛酸苦不自堪忍夏間遠蒙慰問愴感交併卽者向寒伏惟哀席益勝欽茹慘之餘衰換頓甚口齒全豁形容異昔遙想謦欬悵惘倍品姜正字所傳問及禹貢地名疑義謹錄別紙送于正字處仍附此不宣

別紙

黑水禹貢註地志則以爲出犍爲郡水經則以爲出

張掖郡鷄山過三危山南流入于海程氏以西珥河與葉榆澤相貫處即漢滇池古有黑水祠此乃黑水也云蔡氏亦未知的在何地引三說并載之今考大明一統志則凡天下黑水有三成都府黑水在安縣南七十里南入于羅江叙州府黑水則在府城東卜五里叙州即漢之犍爲縣地志所引是其地也然此兩黑水則自西南夷界流入于江皆非禹貢所云黑水也肅州衛城西十五里旨黑水肅州即古之張掖縣而其地又有三危山其流南入海一統志註曰此正禹貢入海之黑水云水經所引爲正矣滇池在雲

南程氏之說最不近矣大抵肅州及雍州之域黑水雖出於雍梁之界而雍尤相近矣

龍門山一統志在韓城東北八十里韓城在秦漢爲夏陽縣屬馮翊郡此正是禹貢所謂龍門非有兩焉翊也今隸於西安府矣

又

論及贖宥爲且之論欽亦聞之命下之初韓益之至馳書商確欲上章丐免而罪人陳跡無例氷炭於胷中矣即外論之云云固也但此事驟觀之則果似爲且而詳究其義則有終不得不爾者臣之於君有當

辭而不居者其道非一尊官厚爵踰於分量則辭之異數殊禮越於常典則辭之至於挈法著令或罪或贖則雖至寃極恥未聞有可辭之道也豈不以身在罪籍則有不敢自伸其去就者乎今也自上特舉姓名而問其當贖是君父以爲有罪而當贖者也臣會議亦曰當贖則是國家之一令甲也其不可任情直行明矣況欽葦曾爲重臣分義不如庶僚微官草野踈蹤曰贖曰罪唯君父所爲君令臣恭毋或小違乃臣子職也何可引以自高悻悻相謂曰國家不以禮待我我何遵國家之命爲此恥辱之舉乎安於方

命甘於罪籍非徒事理未安亦歸近名使古人當之恐不過如此若夫以禮待士大夫士大夫縱有罪何可以令鍰貨自贖云者當出自朝廷不當出於罪人之口令令帶罪之人爲朝廷所當出之事談則美矣義似不精不過傍觀歇後倒思而錯言之也此非爲己陳說鄙見實如是惟諒之

初秋得四月二十日手書今月又得七月十五日手書具悉道體萬安忻慰曷量欽亦僅保田廬寄惠鄭相公行錄小草謹受卒業皆據當時所聞見摭實而書之有何是非可質亦無偏重不公處但鄭生所求

於兄必欲伸其誣枉以立定論而今來狀草摘其疵
病頗多鄭生以爲如何狀草欲附還而恐浮沉不果
後日覓信便璧完也金而中丈旅櫬北還欽往哭於
其廬所死生之別令人酸骨爲之於悒親舊淪亡說
之又作古人此友質實無外飾明輩中不數人而今
至此柰何汝益旣爲日本行復泛漢槎未幾李公顯
英氏繼之兩公皆不辭難而行朝野快之而獨處歸
期甚濶可嘆時晦相去之遠消息不得源源然聞待
親無恙云下示别錄皆訂考以上經書辨疑未可投
示耶欽欲於明年往掃外家先壠而世故難期雖未

得稱定而玆計若諧可於宋公家作稱矣秋序向晩
伏惟鼎席益重

别録答問

瞽瞍書經蔡氏註曰瞍長老之稱考韻會瞍無目也曰有眹無珠子註說與無目之說不同蔡說可疑

瞍字韻會及說文皆曰無目則瞍之爲無目無疑矣考史記則瞽瞍之瞍以叟載之豈蔡氏之註因史記之所載訓之曰長老耶盖瞽瞍之無目與否見於傳記者不同史記則曰瞽瞍盲孔安國則曰舜父有目

而不能分別好惡故時人謂之瞽左氏記史趙之言
曰自幕至瞽瞍無違命先儒仁山金氏解之曰虞氏
自幕有國而至瞽瞍無違命則瞽亦粗能守其國者
也以此觀之瞽瞍乃當時有國之人安有兩目全瞽
而能爲諸侯之事耶世所謂無目者必因史記瞽瞍
言之說而遂謂之瞽瞍耶蔡氏不舉無目之說而只
以瞍訓曰長老無乃用安國史趙之說爲據不稱瞍
而稱叟後之傳者不知蔡氏之意以瞍易叟耶大抵
事遠難徵似合傳疑欽於孟子答萬章之問未嘗無
疑焉四嶽之薦舜於堯其辭曰克諧以孝烝烝乂不

格姦舜之在側陋已能使瞽允若旣已允若則不告
而娶完廩浚井無是理也瞽未允若則傳天下大事
也堯必不肯以莫大之位傳之於不能順其親之子
唯其能使瞽允若者爲舜之盛德堯之傳授亶在於
是孟子不辨之何也如史記之反覆雜載不足道也
欽之所嘗聽熒故并及焉

禹貢豫州厥貢桼枲註曰桼林之正二十五二
十五何謂也

周禮載師桼林之征二十而五二十而五者二十分
而稅其五也他稅則或二十而一或二十而三而桼

林之稅獨重者以其土地所生非人力所作無害於
稅之重也
仲虺之誥德懋懋官功懋懋賞註云懋茂也繁
多之意而又曰與時乃功懋哉之懋同義云懋
哉之懋以勉訓之矣兩說不同可疑
懋之為訓茂與勉懸殊而乃曰同義誠如來示之可
疑
伊訓不繫以朔非朔日也武成非朔日亦言朔
日蔡氏不參考上下文作註乎
或朔或不朔者史官之編錄有並書朔與日者有只

書其日者如召誥多方只書其日武成之壬辰亦但曰旁死魄而已非正書朔日也而行事之日在厥明癸巳故推而訓之爾

其刑墨墨疑是墨刑而註引叔向所謂昏墨賊殺此可疑

墨蔡氏註固曰墨墨刑也昏墨賊殺乃劉侍講之說非蔡氏意也故後之繹之者曰其刑墨者指五刑之墨也刑之名也劉氏說非也云

予不伻于不順書註與孟子註不同蔡氏必從朱子末年所見當以書註爲主

來示然矣以孟子註觀之辭意迫切宜以書註爲正

惟德罔小蔡氏云勿以小善而不爲朱子曰惟德罔小言其不可小也朱子之言與經意不同當別爲一說乎

蔡註甚襯切以下文不德罔大觀之尤通來示曰朱子之言別爲一說者甚當

湯之言曰萬方有罪罪在朕躬武王之言曰百姓有過在予一人書註曰過責也百姓責我不伐商也與論語註不同何也

湯與武王之言論語所載皆斷章取義以書經本辭

見之則湯之言純乎責躬武王之言則夬之曰今朕
必往一章之意其重在此書之註不得不如此
　于湯有先孟子註不合似當以書註爲主此亦
　蔡氏從朱子末年之意
來示甚當以孟子註觀之殺伐之功因以張大云者
未妥安有王者應天順人而以張大殺伐爲功乎經
之本文曰我伐用張習矣其伐殺則厲矣恐非聖人
之本意也孟子大文以殺伐書而經曰我伐殺字似
是紀者之誤
　太師教以六詩內史掌八柄太史掌八法其義

何也

六詩周禮太師教以六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八法八則八柄周禮太宰所掌建而太史內史受之者也八法一曰官屬以舉邦治二曰官職以辨邦治三曰官聯以會官治四曰官常以聽官治五曰官成以經邦治六曰官法以正邦治七曰官刑以糾邦治八曰官計以弊邦治八則一曰祭祀以馭其神二曰法則以馭其官三曰廢置以馭其吏四曰祿位以馭其事五曰賦貢以馭其用六曰禮俗以馭其民七曰刑賞以馭其威八曰田役以馭其衆八柄一曰

爵以馭其貴二曰祿以馭其富三曰予以馭其幸四
曰置以馭其行五曰生以馭其福六曰奪以馭其貧
七曰廢以馭其罪八曰誅以馭其過八柄之目與內
史次第有一二小異其實一爾

三極天地人乎

三極繫辭註以三才釋之來示然矣

酒清人渴而不食肉乾人飢而不食其意未詳
至敬之事雖飢渴不得食飲乎

酒清人渴等語乃禮記聘義本文質明行事日中禮
成節文繁縟而不敢懈惰云者也非曰雖飢渴而使

不得食飮也成王事周公如事神明以大享之禮禮
之故其註引此以明之耳
大司馬九伐之法眚之壇之杜之等語未詳何

謂

眚之云者瘦其地使不得強大削地之謂也壇之云
者讀如墠謂諸侯有罪則置之空墠以出其君更立
其次賢者杜之者杜塞之使不得與隣國交通也

夏尚忠商尚質忠與質有異乎

忠與質泛觀則雖似不異諦詳之則忠者誠之屬也
質者純乎本質而不加云爲者也鄙意似不同

答洪輝世

褰朽餘生洊遭朞功之慽雖名姓尚在世間形骸精魄已異物矣玆與人事益闊踈不克聞問於左右者三敗火矣唯耿耿在中遠勤巍翰驪珠入目疊疊乎言之也決決乎風矣人之相知貴相知心齷齪細故那足云云恒人猶然矧吾輩耶掄論來不復作句語向人道爲左右破戒得無爲遠公魔耶

答崔正字有海

先君子之風槩欽固已附驥於當年而不幸早世欽之踽踽獨存於世復何心也先君子卽遠之日作哀

辭以抒此情而本稿因亂失之欽每以為恨倘得閒
便敢不構拙以為揚厲先君子之一助耶顧念欽昇
棄筆硯久矣無能為不朽地爾此可嘆已
峽中孤纍久與人絕不料故人情帖墮此寂寥得認
邇年動定神相況慰何可量也況蒙海錯之惠益拜
歲寒高義也生淪謫來連遭喪患齒髮盡換只待就
木爾在朝時所索先大人傳曾有小草而為癸丑禍
家人遷次時遺棄只有遺稿隨身到此時復流覽為
之泫然耳弁文豈不欲構出而老病筆硯踈廢恐無
以游揚先懿以副大孝深望也只希行旆萬安

答鄭正字弘演

在景所聞左右有書而去年始見之擬欲即修復遷徙棲遑且無信便迄玆闕然深媿左右託屬之勤伏惟行旆入洛㫄茵萬重憶遊先相公幕府今三十年世故萬變齒脫頭童尙作不死人豈意得把左右手帖重覩先相公遺稿耶亟欲搆拙以副盛意幽憂之中筆路已塞且念爲世大儒不合以文字玷人卷上揄揚暴白亢非罪人所敢當以此次且奄過歲年悚息遺稿篇什略已抄出早晩當以一語璧完

象村先生集卷之三十六

題跋四十九首

書林錦湖亨秀鰲山歌後

鰲山歌乃林錦湖通判會寧時作讀其歌可想其入英風爽槩真足以盖一世此直咳唾之餘爾而譬如球琳琅玕入手皆寶亦才矣惜乎當門之蘭不免於斧鋤爾至今儒林曠識扙心雪涕不能止者豈獨錦湖之不幸抑當世道者之戒

書賈生傳後

史氏稱漢文欲以賈生任公卿爲絳灌所譏竟不用

世以此醜絳灌悲賈生而惜漢文噫譏雖工烏能使
漢文不用哉勵精求治如彼其誠授才任能如彼其
當聰明英粹高出於百王之上知賈生宜莫如文帝
彼絳灌不足為輕重也明矣自博士至大中大夫在
一歲中漢庭諸臣皆莫及也則賈生之見知於漢文
為如何焉朝夕且公且卿發揚蹈厲成一代之治而
事有大不然者茲豈譏譖有以間之意者帝之知生
有所深知而以為不必用者歟秦苛甫除漢治初立
養者未膏竭者未醒唯其勿擾而已故其為政一以
綏靖寧謐為上而所好則黃老也方將因時為用因

物與合從事於清淨而乃賈生所言則正朔也服色也制度也官名也布置注措紛然不一誼肯一用則必盡其所學而不為文帝之黄老文帝亦安能清淨而已此帝之所獨知而人不及知也當是時文帝之心知有黄老而不知有先王之道則誼之所學是帝之所棄也誼之所好是帝之所惡也其謙讓未遑乃是踈誼之漸不用其言而用其人無是理也宣室之對前席乍款而出為梁傅則帝之以為不必用者蓋可見矣曰然則使帝得用而行其言則禮樂可興歟曰否古之興禮樂者必如伊傅周召而後可也向使

生致伊傅周召之學而引喻其君亦先以堯舜文武之道則以文帝之賢必當知堯舜文武之道有大於黃老清淨之說樂用其言矣夫然後進之以禮樂之說則其安有不從者乎其安有終於黃老之清淨而不遵先王之大道乎其安有絳灌之說得逞於其間而使文帝不用乎惜生不能及此也然當泰之後有志於禮樂則斯可謂一世之傑然者矣嗚呼以帝之賢知生之才竟歸於不相用其亦世道之不幸也歟

書嵇阮傳後

嵇阮之徒蓋人傑也使出於理平當世道之責則其

風流標致豈居茂弘安石之下而乃頟首寘沉沒以泯于世余每悲之仍竊自思天地閉賢人隱士之生於宇宙間多少賢豪能發其所有有為於時者幾何人哉雖以孔明之才若無先主三顧之遇則不過隆中一夫安知今日亦有懷奇負氣抹摋卑棲不得見知於世如嵇阮者流而世不得知之耶噫雖有之彼方且以不見知為幸世之人安得以知之哉

書心經後

風雨如晦雞亦不鳴狂瀾載途揭厲俱迷此學之寥寥蓋已久矣甚至為人所戒曾不若伶倫偪偲之悅

人耳目苟非與俗背馳而能自得師者曷足以知是經之切於人耶此心之體湛然寂然廣大配天地光明配日月其有翳蝕之者特形氣交而攖之也知心之用者亦去其翳蝕者已矣翳蝕者去則本體復矣存此而勿失則鑑空水止常靜常照雖有外誘之來不與俱往而物各付物會其有極矣君子之樂孰大焉如愚顓蒙於學無聞早從吏役晚際艱難遷逐周衍倏今三十有五矣慨初志之有渝懼桑榆之莫及時一念至不但中夜涕泗交頤而已也肇自今從事於是經先立乎大不昧於幾庶幾真知實踐免爲黃

屋左纛之南越云爾

清江詩文帖跋 代台徵作

山水人物鳥獸蟲魚草木之爲畫者若干幅先君所爲文屬韓大夫金大夫而寫之者若干篇總一帖既成有來問者曰先子之文固無所待而傳子又何事於書與畫曰時益以危亂干戈水火之不期其不沉没泯滅難矣獨物之至寶者不隨世而俱晦三者並而斯爲寶矣況書與畫先君之所篤好者耶區區風樹之慕蓋寓於是嗣後雲仍必當捧而勿失而其或漂轉於人亦豈無錫類之君子與感於中有以護持

之而又安知不爲蘭亭之紙菩薩之板傳於久遠也哉若然則之文之傳雖無待於書與畫而抑不可謂不相須也噫余之志感矣問者唯唯遂書其語以識之韓大夫名濩字景洪號石峯金大夫名玄成字餘慶號南窓皆以書法聞

書西湖游覽志後

西湖固天下佳境而然非世平時康則其何以得意於遊賞以成其樂也彼生乎比地而享太平之樂以終其天年者斯何人哉余每覽此未嘗不掩卷長吁

書正氣錄後

古語有之人固未易知知人亦未易也此言何謂也驗諸叔世愈信夫士之居平樹顚頹伸眉抗腕談說道理者何限一朝倉卒鮮能徇志捐軀而乃顧勔勸失措噫其所樹立㳂然歟是未可知也如公父子三人特田間棄大夫爾孰知公者要不過用文字相稱謂至於臨陂公則並與文字而廢之世果有知公者乎否耶壬辰之變河渭橫潰死國難者竟公三父子也世果有知公者乎否耶生則不能使之重國而死始爲國之光公之遇於世何如耶古固有殺身成仁者或一代一人猶嚮風揭烈無窮况公一家三人耶

是錄也奚足以發揮公萬一而撫玆遺餘猶可以爲臣勸忠月汀先生之以正氣名信知言哉自此世其有不知公者耶今益知當世道者誠宜有以培植正氣爲一世訓也忩夫

香雪堂詩集跋

欽少時見慕齋先生文集有韓侯景琦墓誌盛稱其人着所爲詩蓋許以輩行而又有過焉者欽竊自隱度慕齋非苟許人者則之人也必非常人也後二十年始得所謂香雪堂詩稿於其裔孫韓生嶠而閱之則範藻清麗意致深遠撲其所至翛然有浮游蟬蛻

之想而不專於鞫墨畦逕間也夫以上稟之孫嘗貫
柴芳華懶耕耳目而乃能刻邃寡習潑沿自持與嘗世
諸名流相倡和如蒙齋者復推重揚扢如彼則其志
尚之高潔行之卓必有人所不及而性情之正固此
詩若而彷彿之矣韓生嘯雅其久而益沉誥遜禪以
求其得仍倩欽書其後邃蒙齋之名迹以藉重於事
曰而齋屬欽不置者豈不以欽夙觀於蒙齋之器而
得蒙讚其言實也夫若韓生者其亦克家者非耶公字
雅言者唐音遺響也所居有老圃為取適之所取陂翁
詩話以名之云

壯節公行狀跋

我始祖壯節公佐麗祖開王業終效捐軀暨殁益著靈異既載諸國乘而又有行狀不徒爲公後者相傳爲寶擧一邦殆家有之至壬辰亡於兵火將泯其事蹟今高靈守申侯景禋翼乃亦吾宗也鳩得遺編於亂後謀鋟梓以壽其傳噫以公之忠之功之烈有耳目者皆記之有血氣者皆慕之狀之存不存無大輕重而其揭揚顯白又不得不待於斯則申侯之此擧豈非吾宗一大幸而抑扶樹綱常於我東方者豈淺淺已乎去年秋公之外裔韓公浚謙按節湖南以谷城

是公舊貫重刱祠宇而欽記之而高靈君踵其躅刋出公狀距公之生已七百𥡳而子姓繩繩冠冕不替益足以見公之澤愈久而愈不斬也嗟我同宗盍相敦勉思所以光而大之歟

書芝峯鶴城錄後

空中之音耶相中之色耶其源乎風耶其源乎雅耶登州之作直與舂陵一篇並駕於千古之上吾於是始知芝峯老子立幟之高也真所謂不二門中正法眼藏豈野狐小品可等論不覺三嘆而題之

書沙溪精舍圖後

沙溪山水清媚爲一方最房氏種學畜德爲一方秀
盖所謂地靈人傑也想其嘯詠自得於菰蒲間飄飄
神仙中人今不可見矣其孫元震氏兵燹之餘能不
失遺業葺小屋而圖其迹屬諸文人記而傳之抑可
謂世其家矣噫天地之間長存不變者山水爾其次
亭舘卉木爾而皆已索莫丘墟矣非有房氏之清名
則烏能傳諸久遠耶然則所賴而傳者又人爾若余
病且慵桔槔世網頭髮種種矣無緣持一笻尋溪上
精舍對房君鼓琴動操令衆山皆響可慨也夫

黄驪志跋

憶在丁亥年間以英陵典祀官由水陸来也望見清
心樓在驪江上俯臨貝藪横眺神勒丹檻翠楣隱隱
如濃霞露天半忽今二十歲矣思之有若夢境顧余
已潦倒矣無縁再往觀省而樓且非復昔日矣尹牧
伯時晦公遺余一帙書亟起閱之則乃黃驪志也州
之沿革建置土產民政人物古迹與夫山川之勝題
咏文字舉皆覼縷而無餘尹公可謂真太守矣他日
太史氏釆之以備國乘之一者其在斯乎終南病客
得此卧遊於二十歲前夢境中使澄巒縹岫怳惚眼
底者亦公之恵也夫

書東陽葡萄帖後

記余甲午秋奉使朝京師以事濡滯遼陽館閱月遼人相識者日餽余馬乳葡萄每飫噉之甚適形味殊絶覺牙頰生爽氣不比漢都人家所種也東陽畫出四朶莖葉懸顆眞遼産也貴乎畫者以其似眞也東陽之於此其庶幾三昧也耶顧余老矣齒髮已衰換騷騷頹日無復遠遊之意遼陽陳迹渺然一夢境也對之增余感慨

清江集跋

欽少通籍朝端自郎署已厠遊諸巨公間曁夫輩流

靡不上下左右𫕛其持行矜式而胥稱之矣而乃執
矩履潔易椽而難畜者則盖清江公有焉其解晉陽
而歸也即屛迹不與世交家人數米而炊往往不給
而逌然無顧慮朝貴間致候問不一謝唯託於古文
辭甚深日講說兩漢文字自娛晩秉邊障起建節而
竟爲時所誣從吏議繫于西土以卒天果有定乎哉
惡在其持行之過人也　宣宗大王追惜公復其爵
又遣官致祀後二十年而以公中子從勳至贈領議
政而人亦稍稍識公或有悼其不究者抑不可謂天
之無定而公之持行過人者於斯焉徵矣然非君子

之不幸歟其文章發於左氏班氏爲尤多故氣厚而
辭宏其砰磕槎牙如矢之飮石也其沉深葬宕如玉
之剖璞也及其意得而神會也德溢而不可遏逢逢
然欲揚塤而籟矣使公而年則詎不得擬議變化以
造夫極歟月汀尹公亟頌之曰一洗骫骳自闢堂奥
其知言哉文之付剞劂凡三卷鰲城李相國旣爲之
序而公之胤德山守命俊氏謂欽知公不唯甥舅之
好固要一言以跋之噫巧倩妖睇倚門自售者何限
而公以忠朴擠於當時躡形附影竊吹射利者何限
而公以切實罹於文罔以公所遘觀之則宜若終遂

闇智湮沒不復見於後而身沒而言立言立而名傳譬如珊瑚寶柯灕漇於鐵網而卒為希代之珍烏可以一世淺論而易百世業哉與蜍志之厭厭取媚磨滅不紀者何如也仍語德山公曰世有焚之而愈烈者芳蘭是已鍊之而愈光者良金是已防之而愈決者江河是已其得為不焚之蘭不鍊之金不防之水者其有乎無哉何其寡也欽旣跋公之文而重有所感

尚相國震簡帖跋

右乃故尚相公筆蹟相公以厚德重望歷事三朝身

居鼎軸享太平之樂者十六年文翰特餘事而遒媚足法如是始知前輩風流非後世所易及相公曾孫子華氏得此片幅於林川人家粧為一帖求余言以壽之盖林川相公桑梓也噫相公之歿已易一世其文字益貴重矣若子華氏可謂篤於追遠而不忘其親者也

書日令後

以不韋而有此作可見其去古未遠也

梅月堂四佳亭畫像跋

朴羅州東說氏摹刊四佳徐公居正剛中梅月堂金

公時習悅卿兩公之真不知何人所寫而點畫妍妙風神氣槩散朗於顧眄間其有得於虎頭之三昧歟抑因此有所感也四佳之文章標致羽儀王國者固足以耀當年而垂後世如梅月公之為人超四佳不啻三卜里之遠而顧乃托迹空門歛精藏明甘心於首陽而羞與渭上伍不知造物者何所輕重於兩公而有鑪錘之不齊耶清芬高節至今薰染人耳目吾知公之不死者存非曠世相感曷足知公所存不知世復有楊子雲也否噫

河西書蹟跋

河西金公之筆也竊聞前輩長者論乙卜名賢莫不以河西為稱首蓋以河西見幾於急流中不竢終日而得為元祐完人也學問文章既逈出當世而翰墨餘技又得顏柳遺法足見稟於天者全恨不並生一時接風槩而聆緒論九原可作微公吾誰與歸朴羅州說之氏椲而傳之其亦曠世相感也夫

仁宗大王墨竹跋

此乃　仁宗大王御墨也其下有臣金麟厚所撰絕句一首金公即世所稱河西先生者也　仁宗大王以天縱之聖餘事游藝而乃臻於妙聖無不備於是

焉可徵河西以賢遇 聖千載一時而未踰年遭
賓天之慟又卒有乙巳之禍天命不偕果安在哉至
今深山窮谷尚含衰考之戚況如河西當作何如懷
耶朴羅州東說氏壽之𢶢以廣其傳可謂忠之則也
後之覽者其必有長吁永嘆而感慨於明良之際也
夫

書芝峯朝天錄歌詞

嘗記壬午年間欽年十七芝峯公年二十同榻於終
南山下誦讀之暇時戲爲歌曲欽於歌固所不能而
芝峯公亦泥而未暢歌罷未嘗不以此相嘲謔也今

歲公自燕回示欽朝天詞其響瀏瀏然而不失於正麗而不爽於雅清而不病於萎婉而不落於靡雖近世以歌曲名者皆莫及也昔之泥而未暢者果安在哉欽於是始知公之才之得於天者全由詩而歌而歌亦臻於妙也中國之所謂歌詞即古樂府暨新聲被之管絃者俱是也我國則發之藩音協以文語此雖與中國異而若其情境咸載宮商諧和使人詠嘆滛佚手舞足蹈則其歸一也公凡三赴京師而欽且再焉觀覽之富行役之艱恍在眼中而成我卧遊矣欽因此而有所感焉世道推遷人事變更蒼狗白衣

倏忽於俯仰之間炎涼榮落能保其歲寒者幾人也獨吾與公傾蓋之歡白首毋替有唱斯和三十年如一日豈非幸歟抑不知從今以往燕遊過從又幾何歲月而造物者果能享之以優逸聚而不散歟異日謝事同歸舉觴相屬而賡此一曲以為暮年之懽豈非冗幸歟

書豳風破斧范氏說後

范氏書破斧詩後曰象日以殺舜為事舜為天子也則封之管蔡啓商以叛周公之為相也則誅之跡雖不同其道則一也象之禍及於舜而已故舜封之管

蔡流言將危周公以間王室得罪於天下故周公誅之非周公誅之天下之所當誅也余恒疑乎斯言之不審也既曰禍及於舜則舜將君天下非得罪於天下者乎謨蓋都君在歷試之日則謂舜非君父可乎及於舜而不爲天下禍者無是理也然則范氏之徒知管蔡之得罪於天下不知象實天下之罪人不其顚乎夫大舜周公處變之不同者地位之爾殊也使周公居舜之位則管蔡必不誅使舜在周公之列則象不免於東征矣何者我在君位則象雖不悌以我之故而致辟同氣舜不爲也流言甚間王室將燬則

君臣義大私不敢掩周公之誅管蔡盡臣子之道也此舜與周公之不同也抑嘗論之當成王之時賢才多矣太公在前召公在後其餘畢公君陳之流蔚然森羅則雖有小腆之梗化烏足爲疥癬而詎患弭亂之無其人耶然必俟周公之黽勉周旋不得少退而竟罹天倫之慼爲萬世口實何也若稽堯典曰克明峻德以親九族九族旣睦百姓昭明然則帝王之爲天下必自人倫始人倫立而教化行矣若周公者聖人之不幸也大舜非不幸也而能全其倫其至矣乎後之值人倫之變者不究舜與周公地位之爾殊而

混言之曰周公周公又有藉之而釀亂者余於范氏之說不得不辨以貽後之學者

書蕭何傳後

大臣之事君以道不以術以誠不以偽以道則君亦以道使下以誠則君亦以誠應下而上下交孚矣苟以術以偽則其使之應之者安望其以道以誠也君臣之釁常自此始矣嘗見漢史蕭何畏高帝疑已買田宅自污此可謂事君以道者乎事君以誠者乎為國宗臣以污其身則失為臣之道也欲免於禍而陽為玷累則非事君以誠者也二者無一可焉則其可

謂之大臣乎高帝寬仁愛人豁達大度好謀能聽則若帝可謂不世之主也何之事帝幾年矣能以吾心之誠格帝之志君臣同德天地交泰則帝豈有疑何之心何亦豈有疑帝之疑已耶由其平日周旋於行陣之間者不出於智巧詐力之末上以是賊下下以是賊上故危亂之際不免禍福之怵其情而計乃無何為此狂已之事而不知耻也不唯不知耻又自以為得策吁亦異矣且當何之世如韓如彭有大功於天下而未見灼然有反狀者相繼誅僇韓之死何為之何若明其反狀之不實而使高祖有以保全之則

帝之於諸功臣亦必不至於疑忌而顧不此之思與呂后合謀誅殺略無顧藉殊不知疑信疑越是疑已之漸也欲以區區田宅止帝之疑不亦迂乎幸而帝之疑未深誠深則豈田宅自污之可脫耶至於下廷尉數日幾就東市微王衛尉一言則殆矣造物本忌有心者有意於自污而終陷於係械玆非術與僞之祟歟使何欲不陷於禍則曷不為子房之高蹈而乃為此市賈之相求孰謂何謂大臣也哉古之大臣放桐宮七年君不疑居東山三載德益彰道與誠之發也如是而後可謂曰大臣若何者其得列於大臣者

可謂幸矣班固賛曰何起自刀筆吏碌碌未有奇節是知言哉

藍田遺璧跋

余昔奉使赴燕得田禾叔西湖志愛其事蹟備具山川臨觀之美游戲詠歌之什皆攟拾無一遺者竣事東還遂購小本爲橐裡寶裝曁歸值官閑身暇心未甞不於志亹亹而幾乎丌案無他書矣丙午春觧兵部家居掇其艷語爲小集命曰卧遊清賞以便諷閱而尚恨裒選太略天範國英未盡歸於採擷今余獲戾于朝爲畎畝一氓益無所事日取志自娛即志中

詩章樂府自白香山蘇端明諸君子以下宋末元季之鳴者大半焉就徵其跡則俱是騷壇上客衰世遺材或落拓不諧於時或秉節不屈於朝既不能進而發舒其抱負則寧退而混迹於倡樓酒肆之間偎紅倚翠抹月批風不知老之將至而間有黍離悲思之徒尋幽耽寂之侶激昂忼慨優游散佚咸不失其性情惟其寓意深故摹寫工寄興多故措語綺苟非地與人相得其何能績飾藻繪之至於斯耶其視當時之豐貂長組帶貝冠鵕厚自塗澤病國殃民而自以為得志者果竟何如也抑又思之人生宇宙苟有會

心進退榮落自外至者皆粃糠土苴成亦可也虧亦可也恃吾之良貴存焉盈虛消息一聽造物者主持其不以琬琰而易羊皮也明矣西京舊令業市吳門江左英豪托酒逃世胥祠岳廟芬馥未沫韓苑買庄流臭猶腥玆其驗也余每歷遡往古緬想湖山有時身留神往彷彿步躡於兩峯三竺之中而天香桂子来襲於杖屨也愈嘆吾之生也晚地也偏志大於古賢迹蹈於末流遇境則荒對面則俗求欲一開口抒懷流連光景如白如蘇胡得焉使佛氏三生之說有憑則令我他日生於西湖為西湖長足矣古人有詩

可不知此

題小畫人物後

形具矣體備矣一也分真與畫者以知覺有無也有知覺者恒誠於知覺無知覺斯無誠誠有凶有吉無誠無悔無咎吾不知真與畫孰賢畫固人之爲而出於有知覺入於無知覺是有知覺者能使之無知覺也吾不知畫與真孰賢然則其真真歟其畫畫歟非不我物而能物物者孰得以知之

莊邵白三公文後跋

余喜漆園之齊物論康節之無名公傳集而書之且

繼以白香山池上篇廬山草堂記醉吟先生傳自喻適志客有來詰者曰蒙叟歎美環中秕糠堯舜不欲以其身為郊牲白氏能早退急流以全晚節至於邵夫子則有大馬手探月窟足躡天根窮宇宙萬物之數接三聖(三聖羲文孔也)不傳之統為萬世事業之三公者趣造同逈殊乃若皭然物表泥而不滓則一也今子當聖明之時遭無妄之災名敗身辱為世所譏予宜攬茝紉蘭捐佩江潭口咏離騷心懺愆尤皆吾席藁待譴之不暇而反欲追踵達軌附驥玄躅不亦遠乎余笑而復曰大道沉淪殺機樸發世運顛倒天地閉

塞比數晷臣張魚龍都盡蔚羅密布飛走路絕是唯無作作則注生不及於用大邵子不及於打乖香山不及於吟醉如余之不幸三公有不遇焉尒況余老賴天恩伸誣雪枉於萬死之中而生死肉骨置之田野之間使得與樵童牧豎歌詠太平於耕鑿之餘豈非叔向所謂優哉游哉以卒歲者耶噫身解並焉矣天解其懸矣六用已廢大象斯全由是而香香可也由是而桼園傲節亦可也予無用見黃門稱貞哉君子不以成敗論他易則同客嘿而去遂書之卷後

西湖景圖跋

蘇穎濱嘗言所貴於畫者以其似也似猶可貴況其真耶吾行都邑田野所見皆吾畫笥又安用畫真確論也使我生乎杭越卜築於兩峯三竺之中則當泊舟內湖外湖之間尋禪靈隱佛國之寺蘇堤麯院柳浪花港抹月批風送老於鷗鷺鵁鶄之伴作湖上主人且晝吾之不暇奚為假片幅丹青哉此不可得則寧效少文卧遊晴窓暖日燕凝鸎慵隱囊賖破展卷心會則誠不知蝶之非周穎濱雖復起必於余言一笑而印可

呂山十景圖跋

吳故泰伯仲雍之所國髮斷身文直外也其至德之
化被於一區者奚啻西鎬之建豪已乎乃若血流漂
杵則不可等而論也而顧春秋之際為中夏所羌何
也豈以專諸之劍伏於不當伏而然歟然猶延陵季
子足多也至於伍胥一夫也非有數畝之藉而舉郢
鞭平若探囊指掌卒使伍胥之目瞋於地中抑何烈
歟詎非忠義之所激歟昔覲吳志輒氣生膽張今撫
吳圖益慷慨不自已安能手枯筇策蹇衛歷訪仁賢
遺躅遍尋浙中十勝燒辮鴟夷廟踏浪八月潮以澆
我胸次耶寂寂坐此一室轉增我磊磈

書宋神宗哲宗實錄修刪事蹟後

元祐元年詔修神宗實錄鄧伯溫陸佃修撰林希曾肇檢討蔡確提舉確罷司馬光代光薨呂公著代公著薨呂大防代六年奏御趙彥若范祖禹黃庭堅亦與編修至哲宗紹聖中諫官翟思言元祐間呂大防提舉實錄范祖禹黃庭堅等編修而刊落事迹變亂美惡外應奸人詆誣之說云祖禹等由是得罪乃命曾布蔡卞林希等改撰一以王安石日錄爲主陳了翁所謂尊私史而壓宗廟者是也舊本乃墨書故添改者用朱書刪去者用黃抹入謂之朱墨史卞等每

一卷成軸以舊録納禁中或焚毀將泯其迹而使新
録獨行及梁師成用事頗陽浮慕元祐諸賢丁孫若
范温秦湛之流皆招延之師成嘗在禁中見舊本爲
諸人道之諸人幸其本之存因請之曰此不可不録
也往往傳於民間亦陷有得其本者携以渡江始大
行于世哲宗實録則蔡京所撰而分爲前後録以宣
仁垂簾時事爲前録以紹聖以後爲後録判而二之
蓋爲斥宣仁階也高宗紹興四年謂宰臣朱勝非曰
神哲兩朝史多失實不可以此傳後世當復加重修
范祖禹有子名冲可促召兼史職修撰冲以宗正少

御兼直史館赴召以為其父祖禹元祐時諫官坐章疏竄死嶺表神考實錄又出於祖禹之手冲若今日任重修之事則恐其黨未能厭服高宗曰京卞所為删之何害紛紛浮議不足卹也仍愀然曰此事豈朕私頃嵗昭慈獻聖皇后誕辰置酒禁中從容語及前朝事昭慈謂朕曰吾老矣幸相聚於此他身後事吾不復憂然有一事當為官家言之吾逮事宣仁聖烈皇后求之古今未見其比因姦臣快其私憤肆加誣謗建炎初雖嘗下詔辨明而史錄所載未經删改豈足傳信後世吾意在天之靈不無望於官家也朕每

念此惕然于懷朝夕降一詔明載昭慈遺旨庶使中外知朕意勝非曰聖諭及此天下幸甚命史館悉將兩朝實録令與删去且具載高宗所教於篇末云其時陳了翁之尊堯卽伯温之辨誣則直擧蔡卞章惇邢恕輩構揑宣仁以欲廢哲宗立徐邸曲折使凶計剖折無餘故陳邵皆獲罪噫當羣壬秉筆其遮藏盖覆蔽其情狀不自露於當時與後世者豈有極哉物議雖定於一時人心難誣於異日朱黄之本旣出於師成而高宗之衷又啓於昭慈昭慈爲章惇所廢者幾年其時妃嬪嬙媛無不北狩而獨昭慈復起臨馭

為宋朝毋后援立高宗以基宋家南渡之業而復能闡揚先懿彈黜鬼魅彰施袞鉞於數十年後白者白黑者黑君子小人善惡之跡不易其位羣壬之手足肺腑呈露剔抉不敢逃於百世之下此非後之竊美權柄欺誣君父者之所宜鑑也乎噫乃天也天可逃乎此録始末世之業史者亦罕聞兹掇以書

書緯書名録後

嘗攷諸家經籍志有紀河洛七緯者易緯有六乾鑿度也稽覽圖也坤靈圖也通卦驗也是類謀也辨終備也書緯有四璇璣鈐也考靈曜也帝命驗也運期

援也詩緯有三推度灾也紀歷樞也含神霧也禮緯有三含文嘉也稽命徵也斗威儀也樂緯有三動聲儀也稽耀嘉也叶圖徵也孝經緯有二援神契也鉤命決也春秋緯有十三演孔圖也元命苞也文耀鉤也運斗樞也感精符也合誠圖也考異郵也保乾圖也漢含孶也佐助期也握誠圖也潛潭巴也說題辭也不知昉於何代作於何人而盖自漢以上已記之矣則其文必古奥盛於東漢而泯於梁隋然中國間有之諸薦紳先生時有所稱說我國則雖通中夏不得見其書非唯不見其書書之名目亦不得聞朴矣

哉

書戊午甲子事蹟後

戊午之禍起於子光柳子光甲子之禍由於士洪任士洪而子光廢士洪殲天之報施不忒而如袞南袞如貞沈貞者未數十年而踵作亦何故也嘗聞諸先輩我朝成廟以前士大夫雖被罪止於其身未有株連枝蔓之累及佔畢齋立師弟子門下多聞人善士媢之者指以爲黨自此以後小人之欲嫁禍朝廷者必目以逆黨姦黨而除之旣除之後如有觸諱者則又曰國是不定邪論橫生隨萌隨伐而天地之紀絕矣世道

求欲無亂得乎獨怪袞是佔畢函丈間人能著子光傳以癉其惡而乃後躬自蹈之若袞者又何限

書六臣傳後

武王伐紂義士非之而武王不以是貶聖於後世義士不以是獲罪於當時蓋天命雖有歸綱常亦所重孔聖謂武盡善謂夷齊得仁而並稱之正以此也若我國六臣者實武王之伯夷也而卒陷大戮子姓併命至今百餘年矣人莫敢伸喙尚論唯一南處士寂寥數寸之管(南孝溫著六臣傳)僅能扶義氣於一髮爾 皇朝建文景泰時諸君子死於節死於讒若方孝孺于

識者無慮累十人而卒得貤贈之典錫侑祠爰立
臣則王政顧不當如是耶豈外國與大朝典章不同
而然耶余為之一慨

書己卯黨籍後

國家之治亂若繫於人而實有不容人力者每怪靜
菴先生際遇 中廟如彼其隆而不数年屠戮之也
其學問操履 中廟宜無不悉者至於走肖之讒童
儒足以致疑 神武之變庸昏足以知誣而乃欲於一
夜之間盡之碪斧之下此豈獨係於人為天其不欲
使我東被仁賢之化也歟先生歿二十七年 仁廟

即以禱神其枉四十九年而 宣廟即位始大雪其
冤褒贈其身錄用其後追削神武之徒次第揭行而
歲始周一甲子矣噫如善人之既胥何

書乙巳事蹟後

以 仁廟為之子而 文定不能為母道以 仁廟
為之君而尚有芑順朋元衡等累十人媒孽於下使
仁廟外族錮者無一遺者小人之為國家患蓋不可
既量如是 明廟幼冲嗣位宜若聽熒於當年而末
年乃能斥黜元衡濟濟幽枉則斯乃日月之明也先
輩嘗論其時見幾而作者一人曰金河西麟厚直言

而敢諫者一人曰白省宰仁傑得大臣風者一人曰
權質成機嗚呼偉哉

書鸚鵡賦後

使正平事操則何渠不及陳琳而顧徘徊於文舉德
祖之間鼓漁陽摑而不為屈作鸚鵡賦而不為容傲
倪方羊斧鉞在前而自若也其亦烈丈夫哉著史者
訾其恃才傲物後之人不察其心迹而和之吁以聖
賢中道言之固不無可論乃正平是狂狷而馳域外
者也非操之傲而誰傲傲曹是忠漢唯其不得傲也
管寧之友而為華歆荀淑之孫而為文若

書許魯齋文後

世之論魯齋者以仕元胡為說是固當也然仕元有二端何者元雖胡種業受命為天子主中夏矣若人人以胡故而不仕則元其無君臣也哉特以宋易元者為失節爾然則魯齋之仕非失也耶曰魯齋非人人比也自許以儒者也夫君子之仕非苟祿也非苟榮也將以一道德也將以正人倫也孔子治衛先於正名以此也元之左衽也辮髮也侏儺也麀聚也無能改於玆四者而立乎其朝此其失也使魯齋仕而得正其名如孔子治衛之云則初非以宋易元之身

何不可仕之有特仕而不能正其名徒彷徨於腥膻氈毳之間朝焉與蒙古處暮焉與女直遊所釐革者不過曆法差數爾朝儀官制爾文山死而不能救疊山拘而不能存如是而仕非也將死之言乃其情也悔心之萌乎魯齋之仕元雖不可謂之失節乃失身也君子也而失其身焉可

書漢書丙魏傳後

漢之大臣蕭曹以後稱賢者丙魏也丙初以保護之勞不伐之長致相位旣相能胣疵敦厚不失大臣體古所謂不忮不求皆也斯宰相器也若魏則桑博陸

家敗之會逞其夙嘆而務沮禬孽芽取以代之既相
事必聞白許史行之蓋其時宣帝幸而志於治爾尚
或如元成之不振則魏也不過一縣吏宰相非實有
忠朴之蘊乎中也為宰相而聯結外戚為援身階也
不足觀也張禹孔光之為王氏羽翼未必非魏啓之
也當宣之世趙蓋韓楊皆死於非辜而趙之死由於
魏其與丙並稱幸也班之蕭曹不亦舛乎以余觀之
高惠以後大臣之賢者無踰於申屠嘉周亞夫兩人
其欲斬鄧通罪晁錯白建太子毅然不可犯至於亞
夫有大馬平七國於談笑之頃而不自為功諫廢栗

太子止皇后兄信之封侯足以盖漢矣而之兩人者未聞以大臣稱如蕭曹何歟文景之治治於宣使趙蓋韓楊生於文景之世固不枉死假枉矣而嘉與亞夫當之則伸而捄之無疑也令通着鵕鸃毋貝委於宣后之日則魏必先為之交結如許史然其能坐廟堂引貢之如嘉之為耶吾知其必不能也由是觀之古之得名譽於史傳者亦不可信史猶不可信況當世而傾欲愛憎之者乎余於丙魏恒惟其無辨論者於是乎書

書康王之誥後

胡氏春秋傳曰顧命康王之誥成王之崩其君臣皆服冕何也當是時成王方崩就殯猶未成服故用麻冕黼裳入受顧命已受命誥諸侯而後釋冕反喪服者於是成服而宅憂也或以爲康王釋服離次而即吉則誤矣此亦以變凶即吉爲非者也當文武成三王之後天下無一可虞而乃於即作之始不以常行之禮而遽用權制蘇氏之所謂周公在則必不爲此者可謂辨之晳矣蘇氏之論直以爲失禮胡氏之論指以爲必不然其不以爲禮之正則同也朱子之答潘子善之問不過語其處變之當然非以康王之事

為禮之正也後之人不知前賢之旨據以為說至有親肉未寒而襲衮冕負斧扆儼然臨詔羣臣庸非悖哉胡氏之論書傳所未載茲表而言之

書非國語後

子厚平生受用者國語而乃著書非之足見用心之頗左氏固有夸者然皆出於一時占筮數之在三古井井可稽而周衰猶存於太史氏也況入之吉凶著於六為天事恒象聖智則之援以為言有何可非以子厚非之明其蟋蟀之驚霆哉

書司馬長卿賦後

屈宋賦之祖馬楊賦之宗而馬之體屈宋之所無幾乎作者子雲摸之而相距已三十里矣後來京都之作雖各自逞奇衒富不過僕馭於長卿爾若是則長卿也縱靡於屈然比興家一大宗師也匙哉

書楊子雲賦後

楊雄氏雖欲肖長卿然終患鈍推濤瀾詭怪退三舍矣毋讀反騷充怪其立論標異自別於左徒也及見羨新始信反騷為之權輿也反騷之辭曰棄由聃之所珍蹝彭咸之所由由許由也聃老聃也許由之高值堯之聖而蔵其踪老聃之玄見周之衰而即出關

雄何不自效二子而咎左徒爲也左徒宗戚之卿也無可去之義徘徊危國畢命盡忠者乃得夫天理之正使仲尼生世則未必不並列於三仁先儒之疑夫過者亦非的論也以雄而訾之外矣哉然其詞則雖非長卿班視魏晉當執耳也哉

書齊物論後

理一而分殊其一者不待齊而自齊其殊者自不齊而不可强齊聖人於是有道焉明乎一而統乎殊使事事物物各止於至善之地乃所以齊之也若如莊叟之論以其自不齊者驟而强之齊任其自不齊者

從而名之齊　是因非可不可然不然然則蒼蒼者莫分天壤易位雖其所謂眞君亦安得不隨形而化耶宜乎爲異端之首而不列於孔孟家也然其妙悟獨契超乎昭曠之旨寓於恢詭譎恠之中者有非後之佔畢拘儒所闚其藩墻豈可少哉當周之衰天下分裂以仁義爲囊橐以湯武爲嚆矢竊國簒君者塞海內而不可圉也故爲是不經無端倪之辭以洩其不平之氣此莊叟之本意也然則不可以其曼衍之巵言幷與其實得而訾之

書道德經後

自今日觀漢唐為古自漢唐觀湯武為古自湯武觀
堯舜為古自堯舜觀犧軒為古自犧軒觀邃古之初
為古天下之生久矣逓降而為今日然則三代乃古
之叔世也今日乃漢唐之叔世也宜乎周之衰而道
術分裂百變俱作蠹卷傖囊而脊脊太亂也蓋邃古
之時道在乎人而人為日用德及於人而人不自知
熙然而已自事而已偽暇語仁義哉道德亡而仁義
之名著仁義乃立道之物欲待仁義而立道則道之
不全也可知矣老之全言道德而畀仁義亦仁義者
非病仁義也病道德之亡也而欲返之邃古之朴而

已朴茍返則仁義在斯矣後之人竊老之餘食以為利者曰申也曰韓也曰仙也曰佛也而佛最盛最行人見其然也而舉以謂老夫老之後數百年而有申韓者出焉又後數百年而有仙佛者出焉彼申韓也仙佛也非老之面命而耳提之也老雖神又安知累百年後有申韓仙佛者出而竊我之道以為自私之具也耶夫大易四聖之所作而然猶兵家竊之以為殺伐之具卜筮家竊之以為祿命之原吳仁生家竊之以為修鍊之候其他小數陰謀者無不以易為權藉人見其然也而從而尤之曰殺伐也祿 也修鍊也

小數也陰謀也易為之也惡可戒禹之惡衣菲食出於至性儉約而墨者假之以誤當世湯武之革命出於應天順人而莽操假之以篡國易君人見其然也而後而尤之曰墨也禹為之莽也操也湯武啓之明不亦顛乎顧老之可疵者有之其建言立說多拂經反常者此其疵也然非固疵也有所為而發也有所為而發則大聖亦為之孔子曰喪欲速朽為桓魋之石槨而言也孟子曰臣視君如仇讎為時君之不以禮待其臣者言也苟非有為而發則之兩言者入必有疑其悖於忠孝者矣夫垂世立教之方不一其說

易之爻繫載鬼一車則不幾於誕乎詩之國風不去
溱洧則不幾於蕩乎況聖賢訓人亦有隨世而異者
孔子不言性命而孟子始說性至周程出而說性說
命說氣說理說情紛紛不可縷數蓋人禀愈下而無
下愈況也其言道德而不言仁義庸何傷乎其拂經
也反常也蓋欲激而之道也老而可厚詆則孔孟必
先斥之孟子論楊墨而不及於老何也以竊之僭之
者而罪夫累百年之上之立言者則亦遠於道也夫
嗚呼邈古遠矣堯舜之道亡矣使老生於今日則又
作何如觀也

書黃山谷文後

世言山谷詩不言山谷文何也其文猶專車之骨不制之璞沉深莽宕趣造玄濬綦園之外傳也自是方外一體非得於形骸之表者曷能知此老妙語

書王弇州三忠祠歌跋後

記余甲午秋以書狀官朝京師上价即月汀尹公副价即簡易崔公翌年乙未春始廻其廻也燕中士人馮君仲纓李君應時設祖於三忠祠案有金陵笋葅天津蛤膾遼陽葡萄乾果剥豕為湯刲魚為炙佐以漁陽細麵中都糖餅滿酌秋露白侑之時微雪乍霽

朝旭散彩庭宇清爽耳目曠朗仍與徘徊尋陟緬念三君子往迹俛仰忼慨者久之祖龍月汀簡易兩公為余劇談燕薊故事亹亹向夕始就途却笑游程殆將三十年矣兩公俱作古人獨余在世而齒髮皆空浮世滄桑其幾何哉適見會老短跋不覺興懷舊躅喟然而書之

芝峯昇平詩稿跋

芝峯公之南也枉數日駕訪余於黔浦田舍作半夜歡留詩為別既南矣且三載余因人之南者索所為詩蓋將舒憂娛悲於畔牢之中也未幾公果彙百有

二十二篇雜七五近體絕句裒而為卷附其姪柳生
有朋者傳至余壽春纍所緘縢才啓而珪璧散朗覺
一室光矣噫茲固眼前光景皆人所知也而公能善
言之以為音豈公神而化之者耶日月星辰經緯乎
天山川草木杼機于地者無非公之用也取成於心
寄妍于物使天葩國英交折互發豕零焉彖時以為
帝建之太清按節度曲者蓋公之得乎天也行且祖
建安宗景龍鴈行開元大曆而上之彼按故點簿飣
餖為工者烏能望公藩籬哉余託契於公殆四十年
矣塤篪不足喻其和也止水不足喻其淡也公有作

余輙見之一見進於一見及今之見也望而不能睹
也逐而不能及也儻然立惘然止嗽然而自失也詩
而至此可謂盡矣然此技爾乃若公持之話處之靜
取之廉修之潔知幾介石難進易退則當於古賢中
求之世其有如公者乎否耶吾未之見耶書以為跋

書龜峯詩後

余不得見龜峯翁而得龜峯詩稿於竹西沈公所見
之真所謂一唱三嘆而有遺音者也才高而意曠趣
逸而調絶出於性情而不修以文也根於天得而不
絢以色也紓乎其餘也泰乎其放也和平寬博之旨

不失於羈窮流竄之際優游涵泳之樂自適於風花雪月之間其庶乎安時處順哀樂不能入者矣竹西云才取盛唐故其響清義取擊壤故其辭理余驗之信然恨不及翁在世時提安樂窩中經世大法一討之九原不可作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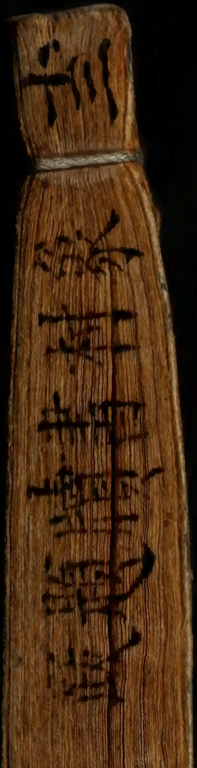
喪禮備要跋

養生者不足以當大事惟送死可以當大事君子於此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然而講之未豫則無以盡乎誠信而達其愛敬矣朱夫子家禮固爲禮家三尺我東方尤尊而崇之而顧古今異宜則有不得

不損益者焉方俗時用則有不得不變通者焉此喪禮備要之所以作歟之書也初出於申君義慶氏而沙溪金先生實折衷而闡明之其竭情盡愼致其敬而誠若者於是乎徵矣曲容備物綱目俱揭等衰隆殺本末順比上而述朱夫子立訓之至意下而爲我東方方來之準則其亦大哉兩湖之士剞劂而行之世愼終追遠者斯無憾矣古人有言禮之於人猶酒之有糵以厚以薄唯在勉與不勉此又豈非沙溪公之所望於後學歟

白湖詩集䟦

白湖詩集之將行也白湖之弟文化公要弁卷之辭
於白沙李相國相國即許之文旣就置之簡策間俄
而文化公捐舘舍詩集亦不竟剞劂歷幾年其從弟
叅議公踵而舉之復求序於相國相國時罹文罔郄
居矣亡其故所為文欲繹成之無何相國以言事竄
北荒卒叅議公悼其已諾而未就且謂付白湖集而
無白沙論撰也者猶不行也間求其式所為而亡之
者於相國之子久之果得於舊簡中而缺其始若終
叅議公慨然爲歎曰之文也旣就而亡亡而得得而
又不完其不幸歟幸歟其幸而完白沙也其不幸而

不完亦白沙也顔子知矣白沙知白沙斯知白湖矣盍綴其缺而成一家言也欽復曰諒哉言也其不幸而不完亦白沙也惡害於其缺鐵網之珊瑚雖折猶寳崑山之片玉雖璺亦珍使西賈見之亦必不曰無價觀其缺而維其完其缺不足傷也色澤之出天者何可以澂焉參議公曰苟然則子其以此言文之哉欽次其語有所感也欽與白沙公論白湖者數矣每稱其奇男子文詩則未嘗不退三舍而讓之若建纛登壇狎主夏盟則白湖其人而惜爾雲之跡也途而閼云茲不可一不識

象村先生集卷之三十七